

上海私人地图

马路、弄堂、爱和命运交叉的轨迹

周佩红 著

上海私人地图

——马路、弄堂、爱和命运交叉的轨迹

周佩红 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私人地图:马路、弄堂、爱和命运交叉的轨迹
/周佩红著.——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304-06024-4

I. ①上…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7408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上海私人地图 —— 马路、弄堂、爱和命运交叉的轨迹
周佩红 著

出版·发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

邮编:100039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白沙

版式设计:黄晓

责任编辑:刘媛媛

责任印制:吴勇强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数:1-5000册

版本: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字数:173千字

书号:ISBN 978-7-304-06024-4

定价:36.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在我眼前一直出现这一情景：一个遥远的年代，一个矮小的初中女生，在上海一个湿热的暑假天走出一条弄堂，怀揣一张上海地图。她向一条没有走过的马路走去，想要每天走一条路，走到头再拐弯，这样走遍全上海。她并不知道上海的马路比绘在地图上的更复杂，有更多的小岔路，而这些小岔路在地图上是不找不到的。于是她走进一个广阔的迷宫。她迷了路。在这座她出生、居住、却无所知的城市里，她其实不知道要去哪里，会走到哪里，可她还是走在走，像在丈量脚下的土地，怀着渴望和焦灼。这是她着迷于这座城市、这个世界的开始。

我知道这着迷一直存在，一直继续着，无论过了多少年，无论这城市、这世界在这期间发生了多少大事和小事。她就这么走着，慢慢长大，慢慢变老。她终于可以见识到更多：一些路，一些房子，一些角落，一些人，一些脚印，一些爱，一些疼痛……它们是地图上看不见的另一些轨迹和景观，更珍贵，如同血肉。她决意描画它们，作为这城市、这世界在被无情格式化过程中的一个备份。

幻别墅	001
迷宫消失	015
南市童话	023
父城	037
苏的世纪大道	045
街角的森，北里的秀	053
西区林荫夜	063
静安寺	071
怀着妄想上路	081
和Z一起走过的路	087
实验室之恋	099
出上海	103
胃想念的上海	107
回上海	113
一个人乱走	117
平安电影院	123

公寓里的沙龙	133
修平主的道路	139
丽娃河畔的生活	149
爱情纪念地	163
红楼和灰楼	169
私人领地	177
文学殿堂	187
中山北路的一幢高楼	197
工人新村里的秘密	207
穿过棚户区	221
婆婆妈妈之空间	231
医院	239
大哥向前冲	243
一条有三个路名的小路	249
博物馆和图书馆	255
马路上的明星	263
拿一本新书穿过闹市	267
在悬铃木的天空下	273

幻 别 墅

一种弄堂别墅：弄堂的模样，别墅的名称。这是上海特产。在威海路上有威海别墅，在常熟路上有荣康别墅，在静安区有静安别墅。南京西路上的这一个，叫金城别墅。

看上去它很普通，一条二三十年代建造的“新式里弄”而已。它是我唯一熟悉的。

我慢慢走近它。在它的弄堂口停留。它又装上铁门了，两扇，开着，留出可供两辆小汽车同时进出的口子。这是第N扇铁门，应该也是最后一扇。曾经有一扇，黑沉沉的铸铁，舒卷的花卉水草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被拆去炼钢，贡献给了“大跃进”。

现在没有汽车进出。没有大卡车——那些满载着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卡车，当初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开进来：穿



图1（别墅门）人们想象中的别墅弄堂，至少是这样的。但这条弄堂是在金城别墅的马路对面，而且并不叫“别墅”。



图2（金城别墅楼房）楼里人家的历史，也许正像这楼房墙面上的斑驳。

军装的少男少女，跳下车就猛挥皮带，像开始一场青春的游戏；造反派们跳下车，却带着成年人可憎的市侩表情，压低了藤帽，铁棒在地上顿一顿，以显示他们的不知哪来的冲进别人家抄家的权力。

他们消失了。宽大的主弄堂像一个狭长广场。一个小伙子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那里绕圈。他的夹克衫领子竖起，是表示时髦，也为遮住他脖子一侧的一片紫红色皮肤。他的医生父母和医生祖父母都没能为他去掉这片与生俱来的红皮肤，于是他得了个“红头颈”的绰号。但他长得很帅，眼睛总在放光，手把着车龙头眼睛还在四下里瞄。他知道本弄堂住着几个好看的小姑娘，娇滴滴的，他真想把她们一个个都引出来看他。

他看见我了。不，我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我站的地方并没有这样一个小伙子。弄堂静静地空着，让往昔的镜头一个个上演。一个洋娃娃一样的小姑娘走出来，男孩子们一往她跟前凑，她就骂人家是流氓瘪三贼骨头，软绵绵的词儿，红嘟嘟的小嘴。我们都怕她妈妈手里的针头针筒，除非我们一辈子不生病，所以我们都对她友好。我们一起跳绳，一起把一串螺丝壳踢进用粉笔划在地上的“房子”里。两个呆头呆脑的眼镜男孩羞怯地在一旁观看，他们的妈妈在黑门后的天井里用无锡口音一声声唤“阿大、阿二”，催促他们回家。

这已在我家住的支弄堂了。阳光从天顶射下，把弄堂分割成阴阳两半。一个老太太在明亮温暖的竹椅上坐着。

她一年四季都穿棉袄棉裤，戴一顶黑丝绒帽子，用白口罩蒙住鼻子以下的部分，好像四周都是细菌。她很安详，对一路响进来的锣鼓口号声置若罔闻。

敲锣鼓的人是在哪里喊口号？他们来了？还是走了？风吹过这些声音：……除四害讲卫生……学习雷锋好榜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打倒四人帮，建设四个现代化……风儿磨去了声音的棱角，激昂，愤怒，或者欣喜。

墙壁上贴着标语口号，大字报，认罪书，布告，一片片由新变旧，发黄变脆，脱落，腐烂。墙壁经水和刷子一遍遍洗刷，灰扑扑的水泥色重现出来。

我家的楼门关着。我仰头朝上面喊：“开门——”阳台上探出妈妈、祖母、大哥、小哥惊喜的脸。二楼走道窗户上也有脑袋伸出来，邻居的眼睛里满是警惕。

门无声地开启。一股尿味扑来。昏暗的过道里有几个坐在痰盂上哭的小朋友——这是民办托儿所的老师在惩罚他们的不听话。他们后面的三个大房间，是托儿所的教室，壁炉和落地窗前都坐了孩子，果绿色的小凳，咿呀呀的歌声，排排坐，吃果果……一架走调的钢琴忽地改弹《我爱北京天安门》，弹了半天，终还是不能弹到底。

我朝底楼的公用厨房张望。四个煤气灶前都有人站

着，等饭锅煮滚，开水烧开。砂锅、铁锅、钢精锅腾腾地冒着热气，飘着菜和汤的香味。站着的人互相看邻家的灶头，彼此交流拿手的好菜。亭子间的胖嫂嫂正起劲地教我怎么炒熟一盘青菜（那是一个梳小辫子的我）：等油冒烟，菜再下锅……不，我正在水龙头下淘米，低着头，而她非要凑过来看我脸上有没有眼泪，我家里又出了什么事……

我上楼。我端着祖母烧好的菜一趟趟往上走。我趴在二楼楼道的窗户上往外看，看对面双胞胎阿大阿二在他们房间里困兽一样地走来走去，背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用造反派指手画脚的姿势说话。他们渐渐老了，成了两个神经病，仍然这样说话，反复说这几句话。

到二楼。三个房门中的一个门突然开了，一个金丝边眼镜青年旋风一般从里面出来，脚踏在门边的矮桌上，腰微微弯下，打鞋油，猛擦，系鞋带，换一只脚，再来，然后脚跟棕垫上舞步似地一二三擦三下，飞快进门，脚跟顺便带上门——隔壁家的“顺风”哥哥，开门角度永远不超过30度，他就用这方式保护着他家的私密空间，这是我后来领悟到的。

向北的房门也开了。我进去。同时进去的还有我们全家。我们在里面吃饭。所有上海和外地的亲戚都来了，大人们神情凝重，仿佛为告别而在此聚会，为他们在一无所知的将要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死别。爸爸站了起来。爸爸对我们说，让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为

人民服务》。一个娇小的长辫子姑娘走进来，哥哥说，这是你未来的嫂嫂。房间的布置一直在变，饭桌飞走了，祖母的床和柜飞走了，“三十六条腿”的家具满当当挤在一起。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可爱宝宝转眼间长成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孩，她快乐地笑着，露出两粒小虎牙，她说，嬢嬢呀，我考进复旦了！……我要去法国读书了！……

如果你眼花缭乱，就请在这里止步，不过我还是要上去，上三楼。我将走得更慢，也更艰难，这里的影像更加繁杂，彼此交叠，我得穿过站满楼梯的一大帮戴红袖章的人，他们朝下逼视我，又纷纷向后退避，仿佛我带有病毒。我要滤去它们，滤去造反派翻抽屉、砸墙壁、训斥我们的情状。滤去爸爸惶惑的绝望的眼神，他从楼梯口一步步走下去并消失的背影，后脑勺。从时段上说，这只是这里生活的一小部分，妈妈和祖母又在此生活了二十多年，哥哥们生活至今。若时时穿行在这些噩梦的影子里，生活又如何能继续！

快乐，是从这些被滤去影像的空洞中依稀反射来的一缕遥远的阳光。就在此停下吧。看晒台上这片屋顶。我和哥哥们站在瓦片铺成的斜面上，徒手向屋脊攀登。祖母在晒台上叫：“下来，你们一个个都会摔坏！”但我们还是看到了辽阔的天空，大片屋顶，以及不远处中苏友好大厦那颗被细细的尖塔顶在空中的孤零零的红星。天色暗了，黑了，我关上晒台门，放一个红漆木澡盆在当中，倒入

水，在里面洗澡。我一个人的天地，我轻轻唱歌，毫不担心水会从澡盆里漫到外面——水泥地马上吸干了它们。妈妈也这样洗过澡。我们总是独自在里面磨蹭很久。夏夜的热风从头顶拂过，天上是点点繁星，之外没人看得见澡盆里自由自在的赤裸人。

多年后我们在这里拍照，每个角度都是背景：修补过的山墙（祖母种苦瓜的那一方小坛已经平掉），红漆斑驳的、用一根丫杈头顶着的晒台门（妈妈总爱在这儿呼吸新鲜空气），不知谁种在瓦盆里的饱满得像要爆裂开来的宝石花（难道是八年前妈妈种的），头顶上的大片天空（是妈妈一直喜欢并凝视的啊）……

在楼梯拐角上蹲下来。透过楼梯栏杆，能看到下面二楼另一家门前，坐了一个低头弹吉他的男孩。他浓密的卷曲的头发，一小片侧着的脸，轻轻拨动琴弦的灵活的手指，都在我心里无限放大。还有他弹拨出的荡人心弦的乐声。我在心里命令他抬起头，只一分钟，抬头朝这儿看一看！可他怎会听到？暑假过后，他再没有出现过。

往上走七格楼梯，就到三层阁了。低矮的过道口上站着妈妈，向楼梯看着，像在等候我们归来。笑容在她哀愁的脸上缓缓漾开。她说，你回来了？我向她点头，朝她走去，穿过她薄如空气的身体。

阁楼门为我打开，尖顶房间里光线幽暗。三张小铁床等距离排放着，我躺上其中一张，看到屋顶板壁和木梁间，一个蜘蛛在那儿结网，一只老鼠飞快地跑过。我在空



图3（楼梯扶手）在这样的楼梯扶手上滑滑梯，是我童年经常的游戏。



图4（屋顶）我曾经爬上这屋顶，想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

无一人的房里听矿石机，光着脚跑来跑去，为生病而不用上学倍感快活。小哥在斜屋角里调试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想把钢琴伴奏《红灯记》从刺耳的噪声中摆脱出来。他关掉它，从床底下拖出落满灰尘的电唱机，放在椅子上，打开，把一张命名《秋叶》的唱片放上去。一片枯黄的树叶在匀速转动的沙沙声中飘了起来，缓缓盘旋，就是不肯落地。房门紧闭着，小哥，他的两个男同学，加上我，我们一边一个围唱机坐着，等待秋叶落地，田园的春光在交响乐中降临，绅士在淑女耳边轻轻说“*I'm belong to you*”，而狂暴的命运又来敲门……

转过头。大哥在另一角的小窗前安装一只水斗。祖母在对面靠墙的木床上叹气，为她的不幸不住地抱怨，她一边起身到水斗那里刷牙洗脸，一边还在唠叨个不停。妈妈充耳不闻，坐在窗下的大床边，用一只放大镜专心翻看满床的旧照片。妈妈站起来，再次对我说，你回来了？从老虎窗射进的光线照出她分外花白的蓬乱头发。

我再次向妈妈走去，却撞上一个大柜子。我打开柜门，里面满满挂着、擦着的衣服雪崩似的塌下来，全是妈妈身上的气味——那混合了消毒水味、人体的微酸味，又在时间里发了酵的气味，几乎把我埋住了。

进里面那间阁楼。它亮多了，白色石灰水刷在斜天花板的泥墁上。木头地板仍像纸糊的一样，人走上去整间屋都在晃动。站在朝南的矮窗前，我看到远处一大片黑色和红色的屋顶后面，一团火光冲天而起，变成一支

烛天火炬。小哥那少年老成的男同学叹道：“付之一炬啊。”说那是文化广场着火了。然后他在我身后问：“你考虑好了吗，真的要去——上山下乡？”我回过头去回答他……

我回过头，看见小哥那总是苦笑着的五十多岁的瘦脸。他越长越像我们已故的祖母了。在他背后，亮晃晃的灯光下，小阁楼确凿地拥塞着：饭桌，沙发，大衣柜，五斗橱，彩电，冰箱，微波炉，电脑，音响，大床，小床，碟片，报纸书刊，扔着的衣服……他在说买新房子的决定，再远再偏，按揭再重，他都要买，这拥塞的、整夜有推土机搅拌机巨响的日子已不可忍受。他们全家看中了一个楼盘，在闸北区最边上靠近农田的地方，刚刚封顶。他让我和我丈夫抽空去看看，为他做个参谋。

在他打开的窗子外，上海夜真实地呈现着，不同于新锦江旋转餐厅外的流丽，也不似游船在浦江行进时两岸的迷幻，这里，繁华是在远处，在延安中路高架桥流动的灯河之外。近处是暗的：一块空地成了公交公司的临时停车场，另一块竖着脚手架。我们的别墅或弄堂显然是最后的堡垒——并非它有保留价值，人们传说此别墅当初是由宋美龄参股的金城银行出资建造也仅是个传说，我更相信这样的说法：地处黄金地段的它地价太贵，没有哪家房产商能把它拿下来。

下楼。二楼两间朝南屋都关着。里面的邻居，一家另买了房子，一家去了海外。二楼卫生间里，马桶漏水